



# 龙潭寻宝

□刘建平

民间古有“二龙抢宝”之说，今有石柱龙潭寻宝之行。

龙潭寻宝，寻找的是什么宝贝呢？不是铅锌、不是土银，而是“石柱二秦”之清代贡生诗人秦淮月创作又遗失的《滴翠轩诗草》第三卷。

日前，石柱县政协会同县民宗委、民协等有关单位，召开“秦淮月诞辰185周年暨石柱建设全国文化旅游名县研讨会”。会上，秦淮月裔孙秦国鼎老人提供了一个信息：龙潭乡木坪村与秦淮月老家马武镇杨柳湾毗邻，该区域或许散落有遗失的《滴翠轩诗草》第三卷。闻此消息，石柱县戏剧家协会主席廖培江主动请缨，愿提供私人车辆前往龙潭寻宝，并且计划为秦淮月编剧目。

四月的七曜山春意盎然，龙潭寻宝团春风得意车马疾，志在必得淮月诗。领队是耄耋老翁秦国鼎，还有政协委员、民盟盟员、民协作协协会会员、媒体记者等，还有摄制组。秦老亲自带我们进山寻找祖宗的文化遗产，大家一路欢笑，心里面很托底。

到了龙潭乡政府，我们在当地工作人员的接待和指引下，沿着龙潭河右岸、张南高速龙潭互通边的一条新村道公路上山，逐户搜寻，希望能找到淮月诗草。

每到公路边一家，凡厨房在冒烟的，门开着的人家，我们会敲门进屋，与主人聊天，问是否听说过附近杨柳湾的秦老爷秦淮月和他的古诗集。大多说不太了解秦老爷，但是见面都认识秦国鼎，乡亲亲切地叫他秦书记，因为他以前在马武区工作过。

老百姓热情地迎接我们进屋拉家常，然后谈到来意，想看看家人留下来的古老书本。然后将老百姓家里的藏书翻一翻，再归位。多数家庭的书是现代的，个别家庭也有一些古书，如古医书，老典籍。细心的周荆沙委员还发现了手抄的《鲁班弟子四言八句》。

我们在龙潭木坪村忙活了大半天，没有找到秦淮月的诗歌集，但重走了秦淮月曾经步履的老地方铜厂坡、老长坪、宝王庙等地方，他诗歌中有“迢迢直立铜厂坡，高如登天旋如磨”“忽然宽敞见平沙，知是古人银渣和”，秦老说，此行更加理解了爷爷诗歌的意境和他徒步赶考、赈灾为民的良苦用心。

此行寻宝路途上，又见土家圣山白虎山和铅锌矿冶炼遗址，张兴会委员说曾在文联组织摄影家到黄鹤拍摄过，但是在龙潭木坪的拍摄角度是最佳的，由近及远毡帽山、龙潭河、挂壁大堰、白虎山、系马桩和大锅圈等美景一览无余。又见石柱县国保单位重庆冶铅遗址群，大家对明朝石柱土司司马乘组织开采土银，保障秦良玉带兵南征北战、保家卫国更加敬畏钦佩。

张兴会对“石柱二秦”和秦国鼎老人传承家国情怀、老年依然深入民间的高尚精神肃然起敬，激情赋作赠送给秦国鼎老师：“身形笔挺，矫健体轻。才思敏捷，相处悦心。远观同龄，近看长亲。耄耋贤翁，吾辈之灯。”

龙潭寻宝，传承文脉，虽然没能找到秦淮月遗失的《滴翠轩诗草》第三卷，但耄耋贤翁秦国鼎老师不仅身体力行，在寻宝路上引领点灯，让我们一路同行，收获匪浅。

## 特抄录秦国鼎老师诗二首作结： 寻诗龙潭行

(一)

春回大地千岭翠，重游诗路景色美。  
龙潭湖水迎宾客，山花起舞歌声飞。

(二)

春和景明赴龙潭，水复山重别有天。  
流秀波光拂日影，藏幽深山荡春烟。  
眼前白虎丰姿峻，寻掘诗草旧梦悬。  
走村串户询岸柳，三卷荣归几时圆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石柱县民宗委)

# 家乡的笋溪河

□刘新

“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……”小时候听到的这首歌，就觉得是在唱我的家乡。

慢慢地长大了，才知家乡的河叫笋溪河，不光有稻花香两岸，还有柑橘花香、桃花香、李花香、梨花香、茶花香、栀子花香……

笋溪河发源于四面山，水量丰沛，可以行船。我家在清平场，靠河边。下渡口对面爬木耳坡可以通猫山，场背后上猴家坡可以去紫金山。每当涨水或沙陀子拦河堰开闸，就有一长溜大木船从我家吊脚楼下开过。一只、两只、三只……一般二十几只，装猪或装粮，听说运往很远的重庆。我们一边数着，一边学着划船……

消水天，船工们“嗨哟嗨哟”喊着号子把船从下游拖上来，那船公长声吆吹像唱川剧那么吼：“老鸦(wa)滩上嗨……干焦焦喔，乖婆娘唱歌嗨……闪刁刁喔——哎呀老子锅头糊了你爷爷子吃个锤子！”

哈哈，我的笋溪河哟！夏天，老鸦滩、青菜沱闹翻了呀！没有专业的老师，全都学会了游泳。埋头水、狗刨、撑仰船、砍凉水、杀猛头、踩假水……稍微涨点水，我们去老鸦滩放滩。一溜儿兄弟伙，从上游扑进水里，乘风破浪而下，得意扬扬的样子，有点激动哟！

青菜沱是我们“打水仗”的战场。水中间那墩猴子石，就是孙猴子的王位，枯水天露出来可以站三五个人。我们分成两拨，谁占领了猴子石，谁就赢了……可是要把人从猴子石上弄下来自己登上去，没有实力没有技巧行吗？搞不好还要喝几口水呢！站上猴子石的人，紧张又兴奋……一个个光条条嘻嘻哈哈突然有人喊：

“大人抱裤儿来了——”

“哎呀遭了……”一窝蜂扑向岸边裹起衣裳跑了。

“砍脑壳的带根棍棍回来——”

大人恶狠狠地咒骂道！

我们跑到对岸竹林里藏猫猫、跳拱、打蛇抱蛋……月儿东升，不敢回家，坐在上场口猪石堡横石梁上，脚伸进水里……任由小鱼儿舔……仰着头唱起来：

“天上布满星，月牙儿亮晶晶，

生产队里开大会，诉苦把冤申……”

赶凉快来河边洗衣服的姑娘也在唱了，真热闹！

“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……”

哎哟，忘掉白天的所有烦恼，随着歌声用鹅卵石打起了节拍。

“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，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，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哟……”

“不行不行，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！”

谁吼了一声，歌声戛然而止……只有笋溪河的水呀，叮叮咚咚唱个不停……场口的石坎子上有老人在喊：

“回来吃饭了，蛮儿——”

清平场沿河上走不到一里，有一条小河沟(紫金山流下来的)，上有一座石拱桥叫笋溪桥。而那条小河沟在老鸦滩头汇入笋溪河，冲出来的沙石年深月久堆积成了一个沙坝。这里有灌木、芦苇、野草、水凼、水沟、卵石……老师带着我们来埋锅做饭搞野炊，哎哟快乐天堂啊！

一个人从河里快速抱一块石头刚出水面，另一个马上端着筒箕接着，就会收获石包鱼呢。有时候，搬开石头还有螃蟹——那就让男生来显一把身手吧。

我们经常把电影里情节分角色来排演，那大沙坝可是个好戏台：三打白骨精、刘三姐赛歌、洪湖赤卫队、铁道游击队、激战上甘岭……记得演《柳堡的故事》没有女孩子愿意扮演二妹子，后来只有一个长得白生生的小男孩来将就。哈哈，我们真的成了红孩子了……蓝天、白云、你知道有多快乐吗？

学习解放军操练步伐，大沙坝不平坦，干脆到学校大操场训练。

一帮娃儿自己成立一支军队——小民兵连，立正、向右看齐、向前看、向右转、齐步走……唱着两个周姐姐教的歌曲：“向前向前向前，我们的队伍向太阳……”踏着整齐的步伐前进前进……端着陈小木匠做的步枪练射击、拼刺刀……还有那些抓特务、偷营、埋雷的游戏呵乐此不疲哈哈。

街村团支部乘机来校外辅导我们学雷锋，从河里挑水到后面山上给桑苗浇水，帮助军属清洁工扫街，为公社菜地巡逻……袁区长来开现场会推广。我上初中了才知道龙吟有“小八路”、蔡家三合……

兄弟伙呢？马狗、高脚，还有郑老么……都五十多年啦……哎哟，我的笋溪河哟！

我属兔，生在笋溪河畔，长在笋溪河畔……叫我笋兔吧！

(作者系重庆市诗词学会会员)

# 嘉陵江畔的乡愁密码

□罗光毅

这是渝北悦来片区里的一个楼盘，楼还没建起来，却因售楼部的建筑风格引人注目，楼前门脸，楼里长廊，平坝喷水，儿童乐园。人去了，无论往哪儿一站，都能拍出漂亮照片。

这里就这么火了，成了网红打卡的地方。这座尚未封顶的楼盘，正在用精心设计的售楼部建筑风情，收割着网络时代的流量狂欢。

一个初夏的午后，我走进了这个网红打卡地。我在这儿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。不是那些秀美的建筑，而是二楼回廊墙上的一帧帧照片和文字。画框里的文字在光影里浮沉，讲述着一个我们所不知的故事。

1938年的夏天，十岁的余光中攥着母亲的手，迁居重庆。沐着重庆的山风，踩着嘉陵江的涛声，走进悦来场朱家祠堂的深门，一住就是七年。

祠堂前的土坪，嘉陵江边的橘子树，逶迤的远山近丘，盘根错节的老黄葛树，组成了他青少年的整个天地。

旧日时光里，少年的余光中，每天从朱家祠堂出发，他要沿着嘉陵江走上五里路，经过盘旋的山路，绕过几个山丘，来到坡顶的悦来场，走进求学的课堂。求学虽苦，但他每天都乐在其中，晚饭后，他会和三五好友一起，哼着歌在路上散步，享受难得的逍遥闲适。

1945年，17岁的余光中从朝天门乘船离开了重庆，站在甲板上，他看着山城在雾霭中渐渐隐没，却不知离愁已渗

入骨血，并将用余生反刍。

多年后，离开重庆的余光中，每每在午夜梦回时，总能记起漫步过的嘉陵江，与同伴在江边的烧烤，朱家祠堂门前的橘子果香。这段浓重的乡愁在2005年的时候，终于化为了重逢的喜悦。2005年10月23日，已是当代著名作家、诗人、学者、翻译家的余光中回到了重庆，回到了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悦来场。

嘉陵江涛声依旧，老街的青石板，沧桑的黄葛树，朱家祠堂遗址，岁月的痕迹让余光中感慨，让他找回了久违的归属感。

在朱家祠堂遗址处，他取走了一片青瓦，仔细包裹，说要永远珍藏。

在悦来老街的老茶馆，他见到了当年同班同学朱伯清，两双饱经沧桑的手握在了一起，喝着嘉陵江水冲泡的盖碗茶，共话着当年的青葱岁月，茶汤里沉浮的，是六十载光阴也冲不淡的嘉陵江水。

漫步在悦来场老街，余光中先生说，六十年的岁月，走过了天涯海角。无论路有多长，嘉陵江永恒的江声，终于唤他回到记忆起点。

望着流淌的嘉陵江，余光中先生说，在重庆的7年，深深留在他的心底，留给他印象最深的，是深夜听到嘉陵江的流水声。

“小时候，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，我在这头，母亲在那头。”余光中这首影响深远的乡愁诗篇，诗里的“这头”就是重庆的悦来场。

一首《乡愁》，写的是余光中对重庆的思念，更是万千海外游子对家乡的思念。

余光中先生感慨地说，自己一半的才气都是悦来场的山山水水孕育出来的。寻访故地，他为悦来场写下“师贤徒敬，近悦远来”。

楼外，阳光灿烂，打卡的人群流连在喜欢的景点里；楼里，我看着墙上图片和文字偶然存留的密码，触摸到了余光中先生根系故土深处潮湿的乡愁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